

西漢
史記

40
59
16

郁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七

大司馬吳爾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仙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

司馬遷自謂也。遷為太史公官。

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

五帝黃帝顓頊帝嚳

堯舜尚久遠也。

學者多稱五帝。然尚書獨載堯以來。

其可

徵而

已久遠矣。

鎖一句下即捷轉。

信者莫如尚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而不錄。

而百家言黃

帝其文不雅馴。

訓也。

薦紳先生難言之。

雖錄又涉於神怪。不可為訓。故當世士大

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江淮矣。

崆峒山名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處涿鹿亦山至長
名在媯州山側有涿鹿城卽黃帝堯舜之都

老皆各

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

文者近

是書雖有傳信傳疑之不同，但以平日足跡涉歷，見所在長老嘗稱五帝舊蹟，與其風俗教化固

有或異，總不離於古文所載，是尚書雖可傳信，而百家言未必盡傳疑也。予觀春秋國語其發

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

闕有閒去土

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五德繫姓儒者所不傳者而春秋國語又發明

鑿鑿今日勿深求其說。惟是故蹟風教表見於後世者。長老既言之。皆不虛妄。在尚書缺略不全。而遺事多見於百家言中。豈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可湮沒也。非知其意。則不能辨其虛實。而決擇於其間。淺也。見寡聞四字。把上文薦紳先生儒者。一齊罵殺。予并論次。擇其是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結言所以作五帝本紀之意。

此是史記開卷第一篇文字龍門欲以五帝爲本紀之

冠以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則堯舜以前不可考少不得

叅擇百家之言。奈百家之言多涉神怪。卽有載孔子五

德繫姓之語者世儒又疑其非真似乎難以考信矣然

以平日涉歷所至其見聞不但與尚書相合亦與百家

言不甚相悖。又不得執尚書之所有而概疑其所無也。今試就百家之言論之。如五德繫姓之說。春秋國語發明甚詳。且不必深究其旨。但其事蹟風教。表見於長老之口者。既鑿鑿可據。在尚書堯舜以前。雖有缺略不全。而散見於百家者甚多。大約非神明其意者不能辨其醇疵。而採擇若淺見寡聞者。流非事事輕信。則置不復道耳。此作者之大旨也。文之古奧曲折。時解多不能通其脉絡。殊為恨恨。西仲

項羽鉅鹿之戰

史記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與項梁輕秦乃渡河擊趙。大破之。叙所以破趙之因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趙兵破止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章邯又作如此攻。應劭曰。恐敵抄輕重。故築牆如街巷也。伏下絕其甬道。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陳餘又從城中出兵外屯。作如此援。已上叙秦趙相持不下之況。為下文救趙發端。河北之軍。疑當日有此成語。頓一筆作收束。所以別於下文起頭結構有法。楚兵已破於定陶。項梁敗死。懷王恐從。肝貽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時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陽○伏下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呂臣不坐不安席句
 列故作撇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亦不在
 救楚之列故又作撇開一筆已上叙欲救趙布置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
 楚軍高陵縣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武信君項梁也
 居數日軍果敗為章邯破於定陶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
 矣言義可用王召宋義與計事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置立項
 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
 卿子冠軍書註卿子猶言公子時人相褒尊之辭冠軍若霍
 遵其約束使夫病封為冠軍侯也專其權而異其稱欲諸將
 得行其計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在河項羽曰吾聞

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

必矣羽疑宋義懼秦強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

蟻蝨二句費解諸註多未貼切大意喻成今秦攻趙戰勝則

兵罷我承其敝破秦不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秦軍不能自顧可秦軍不能自顧之功故不如先闢秦趙任其自闢我止養其鋒

也已上言所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

以不渡河之意雖言人各有所長隱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特已狠如羊

有貴謀不貴勇之意遠將貪如狼美敵彊不可使者此句頂皆斬之復恐軍中有

之令東致阻其謀故又申明軍法乃遣其子宋襄相齊因前為項

以戒之語意暗射項羽

成約故遣其子往相之為合謀之地身送之至無鹽屬東平郡飲酒大會大寒大雨士卒凍飢高會大會也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非戮力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見現在也於久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併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指平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無不勝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勝亦無敝可承破他勝且國兵新破項梁王坐不安席至彭城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諸將皆屬宋義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飢凍而徇其私送非社稷之臣七句又言救趙正所以為楚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

項羽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以齊前宋義遣子往相為詞矯楚王命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枝梧猶支悍也小柱為枝羽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以楚王係羽家所立則軍中誅殺之權羽本可以自主項羽矯楚王令諸將偏言將軍誅亂舉動已被人看破且作不了語純是倉皇中莫敢枝梧日角乃相與其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報命亦以與齊反楚為詞但言不及上聞便宜行事耳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當陽君黥布也蒲將時亦莫敢枝梧是首立楚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此三句似可省然惟著此三句前後更覺有力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

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便有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絕兵士顧惜之念下文戰士一以當十總章定此意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甬道章邯所築墻垣如街巷以輸粟于王離防抄奪也絕之使秦軍乏食所以破殺燕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秦此必往龍門重新把戰時用力處摹寫一番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言其諸侯救鉅如下方所云異樣生動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言其諸侯救鉅鹿下者寸餘壁莫敢縱兵。畏秦之強在楚兵未至時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諸將能遠望而見軍人不能盡見但聞其聲惴恐者震懼其威也上文寫羽之勇既有沉船數語

此又於方戰時借秦軍之強相形一番再借諸侯將士於是眼中所見耳中所聞分別描寫無不曲盡其化一妙筆已破秦軍項羽名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前殺宋義時既聞其名此又於壁上親見其實安得不屈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西楚霸王之號已基於此

林西仲曰秦軍既破齊楚又破趙圍鉅鹿其勢方張此時若無項羽一戰山東之國皆未必能自存也宋義欲坐觀鷸蚌之持以收漁父之獲總是怯儒游詞楚王既過舉且不知項羽非能為人下者乃使與義共事宜其多此一番殺立耳是段細細描寫把項羽氣象聲口及一往赴關景

況能令千載下俱見有拔山蓋世之雄。暗啞叱咤之聲。縱橫紙上。朗誦一過。亦當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矣。豈非千古奇文。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吾聞之周生

漢時儒者

曰。舜目蓋重瞳子。

平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

暴字當作暴戾解。是一篇之綱。點出興字。

兩眸

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也。言多相與並爭。不可勝數。二世即位。寵任趙高。用法刻深。元年七月。戌卒陳涉等反。自立為楚王。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以應。陳涉合從西鄉。伐秦。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儼為齊王。高祖起沛。言逐鹿者多難。於蠭起定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乘之勢。起隴畝之中。以起下文。

羽與季父項梁舉兵會稽。三年。遂將五諸侯。齊趙韓魏燕。滅秦。指鉅鹿。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

未嘗有也。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收其寶貨婦女乃尊懷王為義帝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及羽背關懷謂背去關中而懷歸楚國也或說項王都關中可以霸楚羽欲東歸日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項王之國放逐義帝而自立二句皆是羽之暴處怨王侯叛已難矣使使徙義帝於長沙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其羣臣稍稍背叛之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仁政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點出亡字與上興字呼應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項羽大敗垓下走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自度不得脫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

亡我非戰之罪也至于烏江自刎而死。以暴興即以暴亡斷得警策

開手喝出暴字是項羽一生定評通篇以此字作骨其引舜目重瞳亦非閒話乃借一至仁之主與至暴者相形耳秦楚月表亦云虐戾滅秦自項氏即暴字之註脚言羽若是舜裔其當興時則不應暴戾乃爾耳坊本以下文有起隴畝等語遂解作暴驟之暴若然則上文苗裔句下應加不然二字轉入否則語意不相貫矣况黥布傳贊亦有臯陶之後何拔興之暴等語且言項氏坑殺而布嘗為首虐亦以布若係臯陶之裔即不當暴虐

如此與此贊意相同無庸疑也然羽之暴處尤在昔關
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二句故特地提出為項氏滅亡
關頭既以暴興旋以暴亡逆取順守之間大為失策龍
門以一字為斷千古鐵筆但列入本紀比之帝王終不
如漢書與陳涉同作列傳為當西仲

六國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

諸侯秦本附庸國平王以襄公伐戎有功於周封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作西時用事上帝時止

也神靈所依止僭端見矣不臣之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本不知先暴戾後仁義

且不以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臚陳也懼其俗尚

見不至於代周不已也及文公踰隴居襄公子卜攘夷狄伐

尊陳寶營岐雍之間於陳倉得石其神來若雄雞有聲以一

岐矣暗伏下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晉惠公見獲釋則與齊

桓晉文中國侯伯俾矣

為諸侯之霸。已上叙秦之漸強。

是後陪臣執政大

夫世祿

指天下諸侯獎政。

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

韓趙魏之

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

齊之海內爭於

戰功矣

亦尚暴戾不論德義。

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

國之盛自此始

點出六國本題。楚燕亦在內。務在彊兵并

敵

頗牧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

儀秦矯稱蠡出謂猶詐

也。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

極言爭於戰功流弊。已上叙六國

作用為下文戰國之權變句張本。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

公之後常雄諸侯

由弱而強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

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

德力皆不

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

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地利中亦有天意所以六國或

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

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

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引証上文天所助句

雖盛而終壞秦處於西始雖小而有成天道自然之理但天

道不可知故借或曰三字轉出歷代即証不敢自斷也。已

上叙六國所以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

有所刺譏也

六國之史在六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

史記獨藏周室

以故滅惜哉惜哉。即周室所載六國之史亦不可復得。獨有秦

古文析義

卷之七

六國表二耳辰

郭郭齋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不得不以六國之事然戰國之
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然秦紀文雖不詳其中所載
為世用不必三代以上之文足法秦取天下多暴異於然世
也已上叙所以作六國表之意異變成功大又處秦之時非暴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
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免迂闊學名宰於所聞牽拘繫也
言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
以耳食無異悲夫耳字根上聞字來耳本不能食猶言聞上
下腐儒不知時變者已上申明戰國之權變余於是因秦
有可頗采句言作六國表不妨取諸秦紀之意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

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不待諸侯史記
記只因秦記標六國時事以為表其興其壞皆
可為後人法鑒與上古之訓無異此作者意也

林西仲曰三代世表徵之尚書十二諸侯年表徵之春秋
若秦楚之際以下月表年表又徵之漢史皆犁然可據既
譜列矣獨是春秋以後至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諸國所
載與周室所藏悉火於秦無處稽核又不便獨闕不得不
借秦紀表出六國時事因紀中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故
不曰年表而但曰表也表借秦紀而作故篇首叙秦之強
篇末叙秦之興而六國止帶叙一段在內也表中所列秦

本在內以秦既有紀此專表六國時事故不曰七國而但
曰六國也六國時事既端在戰功謀詐矯稱蠱出而秦之
取六國又在於先暴戾後仁義若論上古之道皆不可訓
但處世變之後戰國之權變亦有宜於時者不得執古而
遺今此取秦紀表六國之意也末以興壞之端四字作結
以漢去秦未遠亦就救時上言其行文錯綜變化舊評全
未解了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

世二項

之際

時天下未定相錯變化

初作

難發於陳涉

號令

虐戾滅秦自項氏

號令

撥亂誅暴平定

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

祚位也

五年之間號令三嬗

嬗同禪三嬗謂陳涉項羽漢高祖

自生民以來

伏下虞夏湯

若斯之亟也

受命與下受命而帝句相應

昔虞夏之興

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

即孟子所謂天

與人然後在位

虞夏受命之難

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

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

此二句單指武王舉

武以見其後乃放弑湯武受命之難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章顯大也獻

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

倫秦受命之難以德若彼湯武用力如此秦蓋一統若斯之難

也此段承自生民以來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

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誅也豪傑計度

萬世之安數句總為廢然王跡之興起於闕巷高祖起於

待為合從討伐軼於三代與羣雄并力攻秦鄉秦之禁適

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秦若有封建則名城不墮鋒鏑

事者亦必有諸侯藩衛與之為難未易成功今秦之禁故

如彼是所以資助賢者而代其驅除與為難之人耳

發憤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無土不王四字是成

而成帝業無上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大聖行事不豈非

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秦為漢

自有天意存乎其間然非大聖亦不能當此羣

雄之時獨得天眷受命而為帝如此其易也

秦楚之際乃秦既失政漢未嗣統羣雄逐鹿之時然漢

業實由此而興自當以漢受命立說開手把陳涉項氏

提過倒入漢踐帝祚便已得體隨將歷代受命之難較

論一番則漢興之易果主民以來所未有矣揆其故

蓋由於秦廢分封自除主便奮起閭巷者可以不階

天上而興王業故無士不王之說可以論其常不可拘
大聖人之作用也豈非天有意於其間哉然天雖有意
於亡秦若非大聖如高帝者出亦不過如初發難之陳
涉而已如虐戾滅秦之項氏而已安能當此羣雄角逐
之時獨受命而為帝者乎前段云受命之亟明陳涉項
氏之興亦由天命但以非大聖不得為帝耳文之妙在
頌揚得體其曲折澹宕前人已評之者矣西仲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史記

殷以前尚矣

封建之善。推開一筆伏下觀於上古句。

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

以

延受地

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

德也

同姓地獨

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

異姓地獨

武

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

總計同姓異姓所封數目

地上不過百

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

總計封也俱不

大

康叔

厲幽之後王室缺

缺猶

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

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

周室強侯為害皆後來兼併而成始封原不如此已上引周事作

証漢興序二等

止王與侯有封

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

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漢約王侯不輕封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

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封王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封侯自

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封地一路常山以南太行左轉

度河濟阿。甄以東。蒲海為齊趙國。封地二路自陳以西。南至九疑

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封地三路皆外

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

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總言封地過人之害漢獨有三河東郡。潁

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

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漢地小且失形勢何者。天下初定。骨肉

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推始封意出於不得已

已非不知強幹弱枝之道。已上言漢初封地之大。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

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怵習也大者叛逆。小者不軌。干法以

危其命。殞身亡國。以封地大自害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

得推恩分子弟國邑。用主父偃之策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

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

分國加封之數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

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

除去所削之地。及納于漢。愈見國小。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

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
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固犬牙相臨秉其院塞
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上
言分國後漢地大且得形勢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
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為本結出內治應止德字
林西仲曰形勢疆弱四字是主腦引周相形立案妙叙漢
初鎮撫原非失策回護妙叙分國觀之上古不言主父偃
莊重妙末叙尊卑明頌贊結出仁義規勉妙至前後又
諸國形勢絲毫畢現尤將圖星樣筆力合讓龍門

高祖功臣侯王年表

史記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

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按積功曰伐明其等謂明其所積之差等而總計之積曰曰

閔計其任事之久立宗廟定社稷直貫至第五句五品功雖不同皆不可不封爵以酬之封爵之誓

曰使長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帶所以繫衣不能去

豐碑所以磨刃不能去家喻山河既封為諸侯有始未嘗

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玩誓辭之意在天

未嘗不欲其承享爵土而功臣後世漸有余讀高祖侯功

臣者或勢所必至原無首封而遽天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九字一曰異哉所聞漢功臣當

身失侯非古。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萬國乃
封爵之始意。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
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
上法哉？言古侯所以久存之故，篤仁義奉法，是自古要
聞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
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十分之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
小者五六百戶。既富厚，亦不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
息。息蕃何曹參絳灌嬰之屬，或至四萬，大侯自倍，
富厚如之。所入賦稅亦千餘，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

淫僻與上文篤於仁義相反。太初武帝三十六年以後年號。
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耗消磨也。周亦少密焉。周即當
此言漢待功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與上文奉法
臣過刻所致。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與上文奉法
功臣之後失侯與古侯之後久存不同。居今之世志古
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志古之道句，總承上文引封
國千餘載等語。言志古人之道不遇自鑒。帝王者各殊禮
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緼乎？緼，縫也。言非但令不
王原不能自相同。假令漢亦行古道，不削奪功臣之後反
未必能安天下而成功。豈可以不與相同處縫而合之強
乎？使同觀其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富世得失之林也。

何必舊聞。但觀功臣得侯與當身後世失侯皆有所以致。以作年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表之意。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之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結言年表之佳表者表明其事也。列爵分土所以報功而受封之臣亦世世為國家藩屏此古先王開國不易之典也漢以威方取天下猜忌橫生待功臣最薄時諸侯王亦多不明大義百年之間坐法失國皆必至之勢龍門引古相形軒輊殊絕無限感慨奈本朝報功薄處不便明言未段只得將古今不必相同意回護一番便到入功臣尊寵廢辱之得失以為勸戒備極幹旋苦心坊本不但昧其本旨且不能分其段落詳其句讀徒嘖嘖稱其文之佳不知果能領略其佳否也。
○西仲

平準書

史記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武帝

口字無事四

非遇水

旱之災民則人給不足

都

而府庫餘

什財官京師之錢累巨萬貫

十而不可校貫久

多計

太倉之粟陳相因

於外至

敗不可食京倉

也

多聚廣

有馬阡陌之間成

此者儼而不聚

會字北

之北

不人

也守閭閻者食

澤肉二十五守

之長也

為吏長了孫法不

居官者以

為姓号下文

伏為故人人自

先仁義而後

古之介長洋洋

八

下下齊

紕耻辱焉

紕黜門犯法又

賁也。ノ下文

叙七十

八俗

仁以行必循理不

以免

已上

當止之時

系正

而民富役財

駢成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武斷以

直

兼并

宗室有土

兼并

公卿大夫以下卑於奢侈室

輿服僭

於上無度

役財

自居

乃不仁不以不知自

愛且

此財

凡物不

所用初年人視之

周其

衰

所以

者。下文谷叙武帝

并動

無事

因侈心

之理本

如此不足

民

奇至

自是之後

尸助朱買臣等招來東區事戶起江汴之門華然煩費矣

處

有事則一

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鑿鑿山通道千餘里以

處耗財

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兩處有事則

彭吳賈滅朝鮮置

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

彭吳賈滅朝鮮置

賈字無誤姑闕之。三

及王恢設謀馬邑

兵馬邑匈奴覺去

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

滋天下有事則天

行者競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

弊以巧法巧詐避法也

財賂衰耗而不贍

財之法加

人物者補官賣出貨者除罪

冒干祿者多不得不輟選舉而

武力進用法嚴令具

不重武健而治加嚴此賣法流弊也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指桑弘羊孔僅之屬賣爵賣法俱有流弊而用復不足故又別圖興利之策已上叙財耗於國家有事民貧而風俗大壞為桑孔之徒張本

林西仲曰漢武時桑弘羊領大農販賤賣貴以平物價謂之平準此乃其書中一小段也大旨以國家無事為致富之由朝廷喜事為耗財之本而風俗之成壞分焉然武帝侈心實因倉庫充盈不甚愛惜而起與當時官民驕溢兼并同一病源所謂忍痛易忍痒難也看他叙盛時由民間而府庫而京師層層曲寫及叙其衰止提官民驕溢兼并轉入生事耗財俱歸咎於臣下立言得體無過此矣

范蠡三徙成名

史記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與同

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

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成名一〇開手用還反國

與處安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以常且勾踐為人可

與同患難與處安又以所事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

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

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言負罪之人不可復受爵祿勾踐曰孤將與子分

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留之切〇說出加誅二字便是難與處安口角范蠡曰

君行令臣行意。君雖有命士各有志可以並行不悖乃裝其輕寶珠玉。治產自

與其私徒屬。次產之人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

山以為范蠡奉邑。奉祭祀。已上相越事畢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

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伏下見苦居無幾

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成名范蠡喟然歎曰居

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又受尊名不祥

言曾相越無再相齊之理。已上居齊事畢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

黨而懷其重寶。致富問行以去止于陶。舊註今之濟陰定陶以為此天

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為治也言所於以居陶之者

是自謂陶朱公。又變姓名復約要父子耕畜。既豐而廢居候時轉

物逐什一之利。廢棄居取而之候時有貴賤而轉換其貨此為商之術。再伏下見昔為生難句居

無何則致貲累巨萬。舊註云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稱其富。朱公

居陶生少子。伏下生少子及壯。伏下遣而朱公中男殺人囚

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

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人必

是金是善且遣其少子。方遣朱公長男固請欲行。以少弟不

難恐致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

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以死為請還是放不下黃金耳其母為言

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其母亦不解朱公意。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千金。卽車中千金。銘。父戒甚明。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非不愛弟。莊生家負郭。披藜藿。門外。告到門。居甚貧。門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長男此與以有父命不得已而進。行故用一然字轉下。莊生曰。可疾去。慎毋留。恐碍人。卽弟出。勿問所以。然恐有漏言。皆作事老。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以莊生無所短長。故時看不過意。以爲有能人必收。固救弟總在。不問不當貧至此。真富商俗眼也。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

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廉則不取直。則不欺。所以居貧者人所托。不納人所遺。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不受。人所責。皆以此。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言假如我有急病。不經宿而死。不能還朱金。意也。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殊無短長。根上獻遺貴人句來。○虛寫莊生意中事。不得不插入告婦之語。若硬插入。又不成片段。看他叙莊生廉直之後。用一及字。再用一故字。而字一串。趕下前後。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宿。次舍也。下某。指楚分野言。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爲。猶施行也。○楚王曰。生休不提出所以。然楚王曰。生休

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書註錢有三品慮人逆知有赦而竊之故封也。此時楚王亦為莊生所賣矣。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貴人知所以然驚告之者欲消受長男私。齊此千古用事貴人相傳衣鉢也。曰何以也。問何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聞貴人胸中打算不過。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言為弟之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赦字加一自字則與此則句法也。莊生無預可知。○達莊生疾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勿問之戒。莊生知長男之意。蓋莊生之意原不長男即自入室易知而長男之意則滔滔若天下皆是也。

取金持去。獨自歡幸。歡幸與下文哀字笑字相應。加獨自二字有旁若無人之意。一以弟自遇赦二以金復還家三以家督果能事事固請至楚無嫌也。○又達乃父聽其所為之戒。莊生羞為兒子所賣。安得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報補塞也。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用法。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公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論殺朱公中男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想牛車中黃金真弟喪同路而行但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

竟坐他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此其所殺妙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此其所以不能忍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客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為事的道理本如此無足悲者吾日夜固已望其喪之來也。久知其喪歸所以不悲而笑前面逐假敘事至文遣不遺相呼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本為避大名而去然所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至今人但稱陶朱公者以其老死於陶故也其實公即范蠡與居齊之陶夷了皮共二個人不可不知

林西仲曰陶朱公三徙成名其本領看來止在無時能取有時能棄其實能棄亦所以成其能取也長男能取不能棄少子能棄不能取各有所短而朱公止用其所長如治產必與長男俱至入楚視中男致書莊生獨遣少子可謂知子莫若父矣夫成大事者必不計費長男止是平日孳孳為利有不能忍如漢高以黃金四萬觔與曲逆問楚不問出入漢遂以興致高祖本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而曲逆少時嫂亦疾其不視家產嚮使當時君臣有一人曾經貨殖則出納之吝與者不輕捨受者不即行一朱公長男

持喪歸陶。伎倆耳。篇中寫長男處正。所以寫朱公之妙。或言莊生既爲朱公所善。亦不當以長男故害其中男。然莊生雖稱廉直。不過義俠之徒。原非賢聖。其意以長者行事。不使人疑之。乃令守錢奴以居貧故。視如無物。且猜其倖赦。留金持金竟去。試問此時何所施其面目乎。況中男罪本當死。而赦實由於莊生一言。其再見楚王。與前此未見楚王等耳。非以不當死而加害也。若賢聖處此。自可相忘。但殺人者死。又未必肯受故人之托。欺國君而行赦矣。朱公當長男過行之時。諄諄切戒。已知其爲人。豈安託哉。

孔子世家贊

史記

世家者紀諸侯之世系也。以其子孫皆有國土。故曰世家。孔子非諸侯而亦稱世家者。以聖人爲教化之宗。又代有賢哲。故列孔子於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也。

大道也。

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

引起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

讀其書而鄉往。

適魯觀

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

能去云。

諸其居而鄉往。

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

已焉。

君王以其位賢人以其德。皆不過榮於一時者。

孔子布衣。

不必爲君王。

傳十餘世。

學者宗之。

不止當時之榮。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

子折中折斷其可謂至聖矣非天下賢人敢比

為夫子作贊若提起道德來請問從何處說起此惟緩
緩引詩自述莫測高深僅有嚮往之誠故讀其書也以
想見其人為嚮往觀其廟堂也以低回不去為嚮往總
未道着夫子一字也然後以天下有位而貴有德而賢
者互較一番見他人不過一時之榮而夫子乃萬世之
宗末言六藝折中亦就人之嚮往上說忽以至聖兩字
作結而道德之尊已在其內何等省力此極輕極鬆之
筆西仲

蕭相國世家贊

史記

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錄錄同無奇節是鄼侯一

生本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得大用何謹守管籥管籥即

鎖鑰出納因民之疾困於秦法奉法順流與之更始皆其依日月末光處

謹字因字奉字順字還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

焉去聲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閼天散宜生等爭烈矣閼散在周無赫

赫之功引喻絕高人多未解

刀筆吏如何容得奇節豈非贅語不知此句乃鄼侯一
生妙用也淮陰黥布止為有奇節自誤何無血戰之勞

僅奉法惟謹。因其勢而行之功。歸於上。借以自全。正是
 言於立功處。龍門以閔天散宜生為比。意謂漢高於開
 國諸臣止。容得閔散不能容得周召太公。此微辭也。細
 讀本傳鮑生召平之說。及請苑械繫等語。方知此贊之
 妙。西仲

曹相國世家贊

史記

曹相國參交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

凡下二國縣一

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

以與淮陰侯俱。

幸為人所挈及

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幸不為人所掩方能專

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

其治要在黃老術用蓋公說以

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幸

百姓屬事清靜恰用得著方能擅其美。已上贊其為相

林西仲曰。曹參為將相。始終無纖過其功名。當在第一流。

玩贊意。却句句歸之天。幸若云。不與淮陰侯俱。未必其功

多若此卽令功多而淮陰不滅亦必不能以其名反駕出於其上。謂參爲幸正所以悲淮陰之不幸也。及其爲相徒以值暴秦煩苛之後與民休息幸得歌誦美名不然無可觀者人以其爲贊余直以其爲罵。蓋相所以輔天子戡亂致治參於惠帝二年入相正當諸呂用事之時不能匡正釀成產祿之禍劉氏幾絕觀其怒子宙之諫曰天下事非若所當言是明知事不可爲而不爲豈陳力就列不能則止之道乎。因其爲相溺職故併其爲將都算倣因人成事龍門此處大有不滿讀者當於言外見之。

留侯世家贊

史記

學者多言無鬼神

以不可得見故

然言有物

又有言有形之惟爲鬼神

至如留侯

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

先見形予書後復爲穀城山黃石明明有物似涉於怪不無可疑也

高祖雖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

豈可謂非天乎

使留

侯輔高祖宜其先使鬼神教留侯雖有物可見不必疑以爲怪

上曰大運籌策帷帳之中決

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

狀貌如婦人好女

狀貌不稱其志氣

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留侯亦云

卽留侯亦不能定其爲何如人猶鬼神之不可測也是蓋有天焉而老父又無論已

林西仲曰子房佐漢與蕭韓共稱三傑然蕭之轉輸韓之

政戰其功明白易見。子房運籌帷幄，關係天下存亡，其神妙之機不可得而測也。贊中提出黃石予書一事，開闢辭起而歸之於天，見得子房運籌決勝皆非人所能及。鬼神為天地之功用，則黃石予書不得以有物為證明矣。末以狀貌不稱作迷離不定之評，猶夫子以猶龍稱老子，意謂若以老父為惟則子房一身先已可惟。即謂子房為鬼神亦無不可也。緊問似支離游詞，細味之方知其歎賞不容口矣。非子房其誰能當之。

陳丞相世家贊

史記

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是善藏其用，勝方其

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便具宰天，傾側懷楚魏

之間，卒歸高帝。先事魏王，咎改事項羽而，常出奇術救紛

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奇計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

脫。固請宿衛，弭呂嬖之讒，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與謀

誅諸呂，立孝文相之，豈不善始善終哉。自歸高帝以至相文帝，皆非

智謀孰能當此者乎。智謀二字是

智謀是陳曲逆一生得力，不特善於立功，且善於自全。

但智謀非臨時可辦其叙少時所好與分肉里社之事
正見其決策當年胸中早有一副本領也至呂后臨
朝時子房見幾辟穀於前王陵慤諫免相於後而曲逆
且被呂嬖之譏乃能全身以立功於國其作用為尤難
者贊中傾側擾攘紛糾難患多故等字極言其難下手
處能下手所以為智謀西仲

周亞夫軍細柳

史記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

後者改元年號也即文帝二十二年是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

三萬騎入雲中烽火通于甘泉長安

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

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

三路上自勞軍重其禮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

迎大將以下官皆乘馬迎上至營馳入勞軍復送上出營也

馳字伏下按轡徐行入字伏下不得入送迎字伏下持節

及成禮而去等語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

弩持滿彀張也持滿引滿不發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
軍門令開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

六韜云軍中之事。下國君。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以未得將命皆由將出。引軍法一。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將以下無。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尉繚子云。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曲禮云。介冑者。不拜。為其拜而憂。拜尉繚子云。乞人之天子。死。不索尊竭。竭人之。力。不責禮。此軍禮也。引軍法三。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稱謝。成禮而去。以下亦無送者。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若以此叙入。亞夫持兵之時。恐嫌于慢上。故於此處加改容二字。下面加何得而犯一語。如畫雪畫月者。止于雪月之旁。添些淡墨。而雪月之形。自見。會得此意。方許讀于長妙文。既出軍門。

羣臣皆驚。

以見所未見。

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

軍若見戲耳。

兵不成。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

將不成。

至於亞夫。

可得而犯耶。

所以為真將軍。贊亞夫即犯霸上棘門二軍。

說得一文不值。乃觀於海難為言之意。非痛詆。

也。稱善者久之。

再找此句見。

月餘三軍皆罷。

以匈奴。

乃拜

亞夫為中尉。

使典禁兵也。

林西仲曰。亞夫備邊細柳。必廣偵伺。天子自行勞軍。且既

歷霸上棘門二處。豈有不知。直待詔使持節而來。方傳言

開壁耶。評者謂其欲示整肅于天子。使天子知其能以

為非也。亞夫雖續絳侯。後從未典兵。此番以河內守初筦

虎符士不相習。况大敵在前。尤難輕視。實欲借天子勞軍。一節以示將權之重。使戰士用命。卽司馬穰苴請莊賈監軍斬而爲狗遺意。其後擊吳楚軍。堅壁不奉詔。皆此一副。本頌龍門步步寫生。千載如見。此文字中化工也。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不載。則不詩書雖

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刪詩三百五篇。今亡五篇。刪

有缺亡。然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則虞夏之文可考。而

知也。伯夷有傳。有詩。所志在神農。虞夏故先開開引起

堯將遜位。遜也。讓於虞舜。伯夷所重在讓國一節。故先以

極重伯舜禹舜讓之間。岳牧咸薦。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

之牧。又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舜禹皆典職。功用既與

然後授政。攝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

也。此虞夏之文。而說者曰。說者謂諸堯讓天下於許由。許

由不受恥之逃隱

許由字武仲堯欲致天下而讓焉乃逃隱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

及夏

之時有下隨務光者

天下並不受而逃舜讓位之難觀之則許由隨光之

此何以稱焉堯

讓或說者之言未必實有其人也

太史公曰

凡篇中忽插太史公曰四

字皆遷述其父談之言非衍文也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又似實有其人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

所聞由光義至高

皆以天下讓者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事雖不見於六藝與由光同但得孔子之言故可為之立傳若由光不少略見於詩書又未得孔子序列則其人其

事在有無之間豈可為據自篇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悲其

不睹軼詩可異焉

軼遺逸軼詩採薇之詩也異其其傳曰

引舊傳之言凡列傳皆史遷自撰獨此引舊傳以與夫

子之言引証故加其傳曰三字至下文由此觀之以後俱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孤竹

姓墨胎氏殷時所封伯夷名允字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

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

率馬曰叩

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

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
今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
今我安適意所必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
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傳詞止此由此觀之怨耶非耶詩詞既有怨意則所傳者
亦未必真然舍此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更別無所攷信矣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
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因詩中命衰之語疑以伯夷之
報善之爽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放縱也聚

以謂天道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放縱也聚
黨數千人橫行天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
守城小國入保孔子往說之盜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贈人
肝而饋之大怨曰子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書饋之
饋孔子色若死灰上車而歸出莊子盜跖篇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又舉盜跖之惡而壽以若彼近世操行不
軌專犯忌諱為人所不敢為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不但盜
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
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不但伯夷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
是耶非耶自天道無親至此言天道本不可恃若為善而必責報則未免有怨言伯夷必不如此以起

下文輕于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上設兩端開說此亦各從其志也裝一句作道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兩節正應各從其志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又裝一句作松柏後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舊註重指盜跖等輕指夷齊由光等報而改節乎此伯夷所以餓死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引孔子之言以賈子誦曰貧夫狗財烈士狗名從身日夸者死權貪權勢以矜夸者至衆庶馮貪生貪恃其生服鳥賦四句烈上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致雲虎肅生風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伯夷雖餓死所以可貴者以之心而氣類相感見稱於夫子是不幸中有大幸也不然則其著傳之詞亦與由光輩同歸漸滅安敢取信為之立傳耶此兩節將伯夷孔子合說直貫至篇末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漢書隨驚傳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也前因以顏淵伴講此處緊接上文立名之意應前屢空嚴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沒而不稱悲夫又自夷齊顏回之外推出一層言此類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承言嚴穴之士多不能傳者以未得有聞達之人為之推引遂至其名不出閭巷耳今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安得聖

人如孔子者而稱之若附聞達於時之人亦可自見不然鮮有不湮滅者深慨後世立名之難也又推出一層說舊解不但與上文重複且青雲二字附會可笑。按范曄傳須賈云不意若能自致于青雲之上則青雲自當主聞達矣言

此篇人無不讀讀者無不贊其妙至問其立言之意則茫然也蓋此篇爲列傳之首作者以爲上下千古豈無逃讓高義如夷齊其人者卽虞夏間所稱許由隨光輩在六藝旣無所攷信又未經聖人論定雖有所傳之言所見之家總屬疑似欲爲之立傳不可得也惟吳太伯夷齊軼事得夫子序列之言縱不見於六藝其人品確

有可據者故列傳中以伯夷爲首卽世家中以吳太伯爲首之意耳但夫子言伯夷無怨而世俗所傳采薇軼詩有命衰之詞又稍涉於怨與夫子所言不合似世俗所傳之詩亦未必真也若就常理而論以伯夷善行如彼自不應餓死首陽宜其有怨不知天道與善之說本不可恃如顏之夭路之壽古今往往如此揆伯夷之志惟有行法俟命不以命衰改節餓死亦所甘心自當以夫子無怨之言爲正也然伯夷得夫子之言名垂後世氣類相感似非偶然不然亦等於由光輩湮沒於巖穴

間吾亦不能爲之立傳矣。今聖人往矣，閭巷砥行者必不能自傳。雖欲立名，非藉有聞達者相推引，何以見於後世？蓋立名如是之難也。伯夷首陽之名，豈非幸哉？篇末不用贊語，蓋合傳贊爲一篇，純用虛筆，故反見錯綜變化，致讀者目迷五色，當於承安事。

西仲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潁上縣名，屬鳳翔府。

少時常與鮑叔牙

齊大夫

游，鮑叔知其賢。

三字是上，半段眼目。

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即分財利，自與事。

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

諒其心。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

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

叔遂進管仲。

用其身。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魯人納公子糾，未克而小白自魯先入，是爲桓公。使鮑叔師告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桎梏歸以告公。曰：『管仲既用，任政於齊，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其賢之實。末叙其政。先於此叙其功。管仲之功。皆叔之功。穿挿有法。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知一。吾常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二。受知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三。受知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四。受知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五。受知皆在世人目之為貪。為愚。為怯。為生。也。不肖。為無恥。獨具慧眼。以不害其為賢。方是知已。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已故扯父母作說。不但感其相。

成也。仲言止此。其言原在相桓成霸。鮑叔既進管仲。以之後。故接在九合一匡句下。鋪叙有法。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餘。世是言鮑叔索。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隱指管仲誤也。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賢非知無由用。故知人者之難得。尤甚於賞鮑叔後世食福。非管仲可及者比。已上叙管仲得用。歸重鮑叔之進賢。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本貧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通貨所以積財。積財所以富國。富國所以彊兵。其作用在與俗同好惡。蓋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故其稱曰。管子所著書號管會。虞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富可以上服度。則六親固。物有制度。謂之上服度。父母兄弟妻子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日六親固者。知分而相安也。

民篇引証通積富強二句其書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
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
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
而去之流水卑而易行下令令順二句亦出管子牧民篇
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禍
當去福功當取其為事有輕重之分以桓公實怒少姬南
權衡稱之所以善於因轉也分見下文桓公實怒少姬南
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貢於周室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圃蕩
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公
聞而怒與師伐蔡蔡潰遂伐楚楚責以包茅不貢怒妾事
輕尊上義重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

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
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
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
後脩召公之政威遠事輕匡鄰義重二事皆貴輕重
慎權衡之實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
侯由是歸齊桓公與魯會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
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
曰夫劫許之而信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
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故曰知與之為取
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政之寶也二句亦出管子牧民篇失地為禍為敗諸侯歸
乃因禍為福轉敗為功之實管仲富擬於公室有歸反
已上叙管仲霸諸侯之政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疆於
皆齊人不以為侈以功大足

諸侯

功及後世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過下晏子蟬聯蛇脫

晏平仲嬰者

萊之夷維人也

萊今山東萊州府夷維即維縣

事齊靈公

頃公子名環

莊公

子名景公

莊公異母弟名以節儉力行重於齊

四字是晏子一生本

領既相齊

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二句是節儉之實

其在朝君語及

之則危言

即贊中所云諫說犯君之顏也

語不及之即危行

上句是行盡其職

國有

道即順命

行法無道即衡命之權而不失其正如不死莊公

之難亦不附崔慶是也四句是力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句是力行之實

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以見重於國者因見重於天下矣已上總叙晏子

慨越石父賢在縲紲中

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

知其賢

載歸弗謝

以脫賢人於厄乃為相分內事

人聞久之越石父請絕

以遇之無異數

故

晏子懼然

驚遽貌

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子何

求絕之速也

怪其忘恩

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謝於不知已而

信於知已者

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

本不責夫子既以

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

遇知已而不能伸反不如受不

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知已之屈猶不失其為君子

止有禮矣此段叙晏子禮賢軼事

晏子為齊相

句出句其御之妻從門開

而闚其夫

從門隙中

其夫為相御擁大蓋

車蓋也策駟馬意

氣揚揚甚自得也

意謂得為相御足矣

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

名位過今者於其身

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而有可以自足。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見役於人。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不知自愧反昂然自得。妻何所仰望乎。全在相形處看出。日志念日意。此婦眼力極其精細。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晏子之怪。想平日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此段叙晏子薦賢軼事。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仲著。隱曰。九府蓋錢之府。藏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凡七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言所以為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所載皆遺逸之事。世不多聞見者。已上總贊管晏。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王謂王天下之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三語出孝經。弟因君之所有。而將順匡救之。若過情則不能相親。桓公原無王者本領。只得成其為霸。即傳中因字作用也。已上分贊。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似畏死。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此則不畏死者。即傳中危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執鞭根傳中僕御來管晏同為管仲事功。且追傷被刑時貧無以贖交游。不為一言。晏子有贖賢薦賢二事。寄意甚遠。

管晏世所並稱。自當合傳。管仲與俗同好惡。論卑而易。行止是將就。做去成霸。在此其不能移風易俗。致主玉道亦在此。晏子所事三君。皆不如桓公之賢。拏定近裏。著已工夫。止顯得不虛名。若陳氏之移齊祚。明知之而不能制。時不同也。傳中下語俱有斟酌。將鮑叔之知石父。御妻之一言。皆其軼事。叙得異樣生動。贊語亦確切。不易。

伍子胥列傳贊

史記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無罪加害。人不能甚。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致有此報。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從父名而俱死。小義也。父兄以經歷許多危苦。其志可悲。方子胥窘於江上。與白公步走至江。無罪受誅大恥也。然報楚成名。道乞食。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邪。念念不忘報楚。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隱忍痛心而下氣也。功名之難就如此。志不少挫。故謂之烈丈夫。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白公亦因父仇。子期若不劫王自立。不至犯國人之怒。以取敗。自殺惜其功謀不成。正所以形子胥之有成也。

林西仲曰子胥父兄雖以無罪死於楚然於平王則曾北而事之也乃破其國以班處宮且掘墓鞭尸不無已甚在子胥亦自言倒行而逆施矣贊中開口不說子胥當如此報止說平王不當如此施且推開一句作籠統感慨語不即不離此用鬆筆之法也隨將子胥不從父死及隱忍雪恥處推其志之苦作兩疊而下以烈丈夫斷之即有志者事竟成之意便與義理兩不相碍白公報仇本不足道因叙入傳末止帶說一語寓褒於貶與子胥相形含蓄不盡是龍門得意之作

商君列傳贊

史記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本來是今不仁的人

跡其欲于孝公以

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原非其意所欲為

且所因由嬖臣求用

不足為帝王

及得用刑公子虔

刻薄行欺魏將卬於他國不

師趙良之言

欲行刻薄到底他

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即刻薄之行事至此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

相類

可見是由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可見是種實之名

林西仲曰以布衣干世主一見不合請再再見不合請三戰國中未嘗有也商君算定孝公下令求賢彼時嘗未有

應而景監為嬖寵可以取必於君決不使舍已而他求人
以因景監為商君病而不知非景監必不能三進商君於
孝公以迂濶游詞堅其富彊之意使將來變法不見奪於
衆論耳龍門此贊以天資刻薄四字斷煞而以非其質三
字扶破可謂鐵案然後將刻薄的人做出刻薄的事著成
刻薄的書究竟受刻薄的報曲折而下直貶到底諸贊多
有揚有抑此則有抑而無揚以其果無一節可揚非過刻
也

張儀入秦為客卿

史記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

王翹隱于鬼谷學術

學游說之術○便伏蘇秦案

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知其可用○不及二字為下文材能賢士等字

案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

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其執張儀掠笞數百

不服醉之

以果未盜璧故

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

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存不

體被掠盡傷不

其妻笑曰舌在

也儀曰是矣

有舌即可遊說取富貴雖衆體被掠盡傷不足為辱蓋自負其能必見用也○已上叙儀見辱

為蘇秦案

蘇秦已說趙王始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

敗約秦攻諸侯有不同後負念莫可使於秦者後來背地思
仕秦得秦柄勿攻諸侯舍張儀之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
外無可使者寫出蘇秦心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微感以
之不露迹也或承其薦共事於趙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
或借其力往說他國書所以通願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留難以
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輕賤以辱之因而數讓之曰以
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
收也謝去之數讓數其事而責之也困辱指受客事言有材
矣詞責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句怒句念
以辱之

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趙受伐則從約解蘇秦
寫出張儀心事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
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以其才辯能持
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名辱之以激其意
子為我陰奉之告舍人言止此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此
趙王亦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
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皆所以陰奉之前日微感此日
所以驅令相秦之術也故篇首言學陰奉又曰微隨皆不使張儀知之
術下文言吾在術中足眼自照應處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用秦柄矣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

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
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威怒
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舍人把蘇
秦心事至此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衛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
盡底說破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答舍人言止此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言蘇君用趙之時不敢言
有蘇君在儀豈有大材能與彼相抗乎言蘇君用趙之時不敢言
根上文不及蘇君句來舊註渠作詎費解○囑舍人代謝蘇
秦語止此已上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
蘇秦一段事畢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
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言不盜而
生以盜使

無罪受咎我今不得不爲真盜加兵取汝城邑看汝如何捍
禦前被盜小今被盜大前能執我而咎今恐不能拒我而守
也誠而強之文亦簡古有
味●已上結楚相亡璧事

音羅

林西仲曰蘇張本無實落經濟所學鬼谷捭闔之術止是
揣摩世主之情迎合博取富貴而以舌辯濟之在當時世
主所欲講究者非縱卽橫若以強弱之勢揆之爲縱難爲
橫易蘇與張易地則皆然也乃蘇旣用趙不得不爲其難
者但縱約成後必不能禁秦兵之不出秦兵一出必不能
保諸侯之守約而不敗非有同心之人入秦陰主其事則
涇水之盟不旋踵渝矣張雖蘇友使能自給入秦致身兵

相。未。有。不。破。其。術。者。如。龐。涓。之。於。孫。臆。李。斯。之。於。韓。非。向。皆。同。師。或。斷。其。足。或。遺。之。藥。此。戰。國。風。氣。皆。然。本。不。為。性。也。蘇。之。妙。術。在。陽。辱。而。陰。資。之。把。自。已。一。片。苦。衷。借。舍。人。口。中。娓娓。叙。出。使。張。既。感。其。恩。又。服。其。智。不。得。不。為。之。用。觀。其。謝。蘇。秦。之。言。曰。當。蘇。君。時。文。曰。且。蘇。君。在。是。明。明。說。蘇。君。身。後。必。暴。其。短。矣。太。史。公。以。傾。危。二。字。為。一。人。斷。語。可。謂。簡。確。至。於。張。之。被。筮。視。舌。作。機。告。楚。亦。自。負。有。傾。危。之。智。可。以。自。奮。而。報。人。然。自。君。子。視。之。總。一。妾。婦。行。徑。耳。傳。中。叙。事。穿。插。處。無。不。入。妙。

毛遂至楚定從

史記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楚合從則諸侯皆同拒秦約與

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此等客本平原君

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言口舌說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

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欲求最好言所以與二十人言

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言止此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

左右無所稱平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

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

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自贊其有勇力文武備具可以補數平

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以其無所表見恐是新進毛遂曰二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以皆行無益不如缺。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以門下非見長之地算不得處囊中穎脫而出連錐俱脫出囊外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曰笑之而未發也。鄙其自贊欲附十九人有能之列以目相視會意而笑不出聲也。寫盡一班輕薄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要服得這一班方肯推他上殿○錐末見矣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

在利害中許多瞻顧

十九人

謂毛遂曰先生上

是皆服

毛遂按劍歷階而上

按劍二字謂大作用

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

何也

有利則從有害則不必從止有兩句

楚王謂平原君曰

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

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

斥其唐突○引得楚王一叱來纔有把柄

毛遂按劍而

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

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先把他叱

字發端君在前而叱臣即所以此君主辱臣死當以死報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

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即根據楚國之衆四字引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秦昭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拔鄢郢。五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楚鄢郢。宗墓爲秦所燒。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代楚而王。弗知惡焉。楚惟不能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使諸侯同心。爲楚報百世之怨。趙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言吾君有受楚辱。是同道理。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再拜。我一句很甚。

以從。果兩言而決。

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

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此時不歎。又有計多利害計較矣。

毛遂奉銅盤而跪。

進之。楚王曰。王當歎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

把自己插人。占了自己少地步。果歎血於華屋之下。

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

十九人曰。公相與歎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

者也。

言此輩必不能自幹得事來。把平原君之眼力左右之稱詞併此。審十九人之目笑盡情掃却。快心無比。○雖

出矣。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果必得定。

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

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

皆所取者。

自以爲不失天下之

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

誤以爲無所有。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

重於九鼎大呂

指趙之所蓋句能尊國體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

之師

能令楚服其言○連用三個毛先生與上文連用五個先生相應上是極口鄙薄此則極口誇贊句句飛動

勝不敢復相士

以其士原不易相故

遂以爲上客

此後十九人皆讓一席矣

林西仲曰此時秦勢方張六國各圖自全合從計及利害

總是道旁築舍平原入楚要與有勇力文武備具者偕原

爲此著毛遂妙在按劍唐突發問惹得楚王一叱便好撒

賴提出他先人受辱可羞令其無處推閃所謂迅雷不及

掩耳也遂同未知名久被輕薄一朝吐氣楚殿使平

原誇贊不置賢者不可測如此篇中傳神曲盡矣

平原君列傳贊

史記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翩翩疾飛往來貌言其行事如鳥高舉出於汚濁之上非

統務

然未睹大體

昧子國家大關鍵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

亭邪說

馮亭韓之上黨守也秦伐韓野王降之上黨路絕亭以歸趙平原君貪無故得城之利議受之使趙

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

秦取上黨趙軍長平援之敗被阬四十萬衆圍邯鄲

此所謂利令智昏由於未睹

大體故也○平原君贊止此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

工也

指不割六城予秦及不聽魏合從等事

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

其不可況賢人乎

秦爲范雎報仇責趙取魏齊頭虞卿棄相印與閒行取國於梁是爲趙謀則工自爲

謀則

拙也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著書八篇名虞

氏春秋不得於當身而得於後世其
自謀亦未嘗盡拙也○已上贊虞卿

林西仲曰平原君為趙公子虞卿為趙相皆一時錚錚者
然就二人行事較之一為溺利而禍其國一為忘利而困
其身且禍國已矣而困其身者又有著書自見一著未為
終困也贊中以未睹大體一語為平原君寫照是平日之
喜賓客皆成末節可知至論虞卿揚而又抑抑而又揚以
能著書於後世雖卿相之榮不與易則二人之軒輊自見
先輩以為太史公自寄其意良然

范雎蔡澤列傳贊

史記

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二語皆言有所藉以行其才者范

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一切猶言皆是然遊說諸侯至白

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謂說力少也○所說之國屈於力少不能行其計策

所以不遇及三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

彊弱之勢異也○秦強易於建功有所藉以行其才然士亦有

偶合○才雖貴有所藉必須國君用之方可賢者多如此○然士亦有

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不然有才而不見用於然二子不困

阨惡能激乎○若二子不道于困阨未必能激而入秦是其得

林西仲曰范雎折脅摺齒於魏蔡澤干諸侯甚眾不遇是
 困阨未有如二人者嗣前後入秦立談而受相印名顯諸
 侯是榮貴亦未有如二人者贊中自當以此作案其言所
 以遇不遇之故以六國與秦強弱比斷意謂佐弱者難為
 功附強者易為力非愚於六國而智於秦也但負才在已
 而用不用在人必須一時遇合方得見長於世故士之負
 才不見用者甚多即二人不為困阨所迫未必奮激入秦
 或至終身不能展其才者恐亦難于自主也隱隱有窮達
 由命之意無限感慨

廉頗藺相如列傳贊

史記

知死必勇義定是死何事不可為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又要擇個死所方妥這便

是方藺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會涓池進金事勢不過誅不過

二字妙有得死其輕言除死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不肯

之外無他患也此所謂知死者神同退而讓頗名重不與

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是其退而讓頗名重不與

爭鬪以不當死而不死所謂得處死之道是其智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總收上文

林西仲曰知死是膽處死是識藺相如完璧進缶二事非

具二十分膽決行不來及引車避廉頗非具二十分識決

忍不住玩其先國家而後私讐一語始終全為強秦起見

其所以不輕死之念。卽前此所以敢死之念。非有二也。作
用純是學問中來。故廉頗趙李四人合傳。獨贊蔣者。非以
蔣之本領。有在三人之右者乎。謂其兼智勇。卽膽識雙絕。
之說。亦指一時竝到言。余嘗謂。繡衡罵曹操。使當下見殺。
便是三國中第一等人物。死有餘榮矣。及見劉表黃祖俱
當耕龍作啞。不發一言。以此輩碌碌。本不足罵也。乃以千
鈎之弩。爲鼯鼠發機。有膽無識。想平日未曾究心處。死兩
字耳。愈見蔣之不可及。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便有與國存亡之義。

爲楚懷王左徒。

官博。

聞彊志。

學明於治亂。

經濟。

嫺也。

於辭令。

文章。經濟文章皆本學問來。此三句寫

屈原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是明於治亂處。

出則接遇賓

客。應對諸侯。

是嫺於辭令處。

二句寫屈

王甚任之。

任字

龍字與下疏字細字

上官大夫

靳

與之同列。

爭寵而心害

其能。

其能。

同列故爭寵。爭寵必思害其能。心

懷王使屈原造爲

憲令。

憲令。

號令上出。

屈平屬

也。

草藁未定。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爲爭

寵計。

屈平不與。

以未定故。

因讒之曰。

王使屈平爲令。衆莫

古文

卷之七

五三

屈原傳

一

郭郁齋

三后重華等。亂指夏康羿泥。其文約其辭微。文字也。辭語
桀辛等。還是明治。亂本領。其文約其辭微。文字也。辭語
辭令其志潔其行廉。行俱從文辭中看出。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其文不害。舉類適而見義遠。謂之微。其志潔故其稱
物芳。如桂之類。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故寧從彭咸之
所濯淖。淖。濁也。汙泥之中。蟬蛻之解皮也。蟬於濁穢以浮游塵
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皜然泥而不滓。也。泥者。也。總言其
俗能超出塵俗之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志字根
表清白不染之志。行宣之於口則為文辭。總從志中。屈原
句措之於身則為行。宣之於口則為文辭。總從志中。屈原
倣出故單表其志。已上寫離騷之蓋善下復敘事。屈原
既結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
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音鳥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
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
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淅。皆縣名。在弘農。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音益遂取楚之
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
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已
作外欺于張儀之案。以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
屈平既結。不得諫。故也。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
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

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斬尚而
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
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
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
將唐昧已上作內惑於鄭袖之案以屈時秦昭王與楚婚
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
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
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
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已上作信令尹子蘭及客死於秦之案屈

原雖諫不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子蘭上文
見聽故也字此加弟字明其稚少無識懷王不宜聽楚人既咎子蘭
其言頃襄王不宜用其身乃書法着眼處楚人既咎子蘭
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按史懷王留秦三年而病薨此
楚人同心歸罪於勸行之人特地提出以起下文屈原既
嫉句出於情不容已方好起筆把三年內憂國思君心事
痛為洗發此敘事也屈平既嫉之蘭雖放流疏絀如睠
另提一段之針線也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欲懷王
一改也君指頃襄俗指在位諸臣若君指前非臣改其存
君興國而欲反覆之盡其意以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以為
連天問招魂哀郢諸篇俱在內○余少讀楚騷每苦其複
顯得此二語再讀之便如破竹朱晦菴病遠遊篇太直亦
古文
卷之七
五
屈原傳四
鄭鄭齋

此意古人讀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君必不可悟俗
書果然不同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此字指屈原存君與
自然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此字指屈原存君與
之愚自在國至入秦客死究不知屈原之忠與上官之讒
子蘭之罪也此句結上生下有千鈞之力前段叙作離
發止寫其文辭志行都在屈原自處上見此處必把瞻顧
楚國繫心懷王一片孤忠極力描寫方盡得上文憂愁幽
思四字之奧而文情綿人若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
魏酸楚又能令人雪涕人若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
以自為與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
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此因
不悟而慨論之京房對漢元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
帝語本此千古覆轍數語說盡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
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

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
之禍也總收上文數大段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
汲王明並受其福四句并卦九三爻辭言井之清潔而不
見用上下並受其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上引易證之福字與
福矣渫不停汗也上論屈平之忠而不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既接屈平已
知此懷王所以得禍上論屈平之忠而不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既接屈平已
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短者誣其失也還頃襄
王怒而遷之遷於江南三乃作懷沙之賦懷沙賦上尚
節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屈原
去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
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

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以屈原死為戒其後楚
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屈原關係甚大自屈原沉汨羅後
百有餘年漢有賈生名誼洛陽人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
以弔屈原用賈誼作結為贊語之地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皆離騷篇名悲其志以志
而日月爭光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
為人四所死之地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
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似以為不必死讀服鳥賦賈生為長
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于坐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
服楚人命鴉曰服乃作服鳥賦

失矣

服賦所言死生去就具有曠觀又何必執當夫不當死之說為原致惜也兩借賈生語點綴絕不斷煞所

用盡筆

三閭一生熱血俱托之離騷龍門逐段分寫把一篇變
風變雅文字看出無數好處而歸本於志之潔直挾神
髓中叙懷王層層取禍而三閭惓惓孤忠愈不能已但
無如其至死不悟何耳說得可憐可惱末用賈誼語抑
揚作贊以證不容於朝哭墜馬而天絕事頗相類則當
死不當死之案俱可置之勿論筆致輕鬆無匹矣西仲

前

不齊之案是也... 風變脈文... 三國一坐...

說范陽令及武信君

蒯通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解見下夾○突然

驚看他上句先言死後方言弔下句先言賀作此險語令人失

後方言生文勢便宕折不排可悟鍊句之法范陽令曰何以

弔之問將死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

孤人之子刑至斷人之足斷人之足刑不至者○言○誠○

皆所以然○言○誠○而慈父孝子莫敢刺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物

斂怨插地曰傳言十年之中令雖斂怨然賴法重故使人欲報而

不敢發○若言莫敢殺公便弱着他鍊出傳刃公之腹中句

把令之腹當個鼎物之架○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人無所然

何等奇警可悟鍊句之法○報仇所以成此臣

古文新義

卷之七

五九

說范陽一

郭郭齋

之所以用公也

解上文將死故申句

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涉

將軍武臣

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

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

解上文得通而生句不言當賀者以范陽令止問里

而未問

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

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

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

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

兵東此擊范陽是志在戰勝攻得故以此說之

武信君曰何謂也

問所以不攻蒯通不戰之說

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

義當如此怯而畏死貪

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

畏死冀免誅殺重富貴冀乘朱輪華轂加一快字貪字把范陽令人

品自行說壞方不疑他遺來的說客

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

秦吏本為收民心計但秦吏既降後又恐不免所以不敢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

以城距君

方亂之始人人可以自起割據上言殺君下武信君此又言殺令以城距君因人聲動妙甚君

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即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

殺其令

范陽令既知免誅自以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馳城降不至為少年所得

驅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

免死且得富貴之路與上文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人自不

畏字對看三字鍊句邁健上丈不攻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古文析義

卷之七

六十

說范陽二

解上

戰下趙三十餘城。皆其力也。時張耳陳餘亦在武臣軍中。計不及此者。其意謂誅殺秦吏。為百姓報怨。所以收豪傑之心。而不知適以堅秦吏之守耳。篇中分讀之。見其鍊句高妙。合讀之。見其鍊局精警。有左國之遺音矣。

說燕歸趙王

趙養卒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

點出

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

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

絕其徒張耳陳餘患之。

患無得

有斯養卒謝其舍中曰。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言可立得王歸也。舍中皆笑曰。使

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出大言也。乃走燕壁。張陳

不以秦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

耳。但以已來意問起。作引絕不提出趙王來。曰。君知張耳陳

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且套出他賢人兩字。為下文

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又以張陳遣使十餘輩之意問
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先掃夫武臣張耳陳
餘。此處方提出趙王又不稱趙王竟呼其名與杖馬箠下趙
數。張耳陳餘三人並舉示不以爲王之意妙
數。城不待攻戰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
三人同功其大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卿相雖尊畢竟是
志本不相宜。大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
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
趙心。迫於民心未貼姑推年長者以總其
權乃權宜之計原無君臣定分也。今趙地已服此兩
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無隙可乘今君乃因趙王此兩
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入分趙自立。分趙之利尤
大於參分其

所以遣使求王實欲燕怒其不割地而殺王可以乘失以
此機會而分王也。已上言因趙王必不得分趙地
趙尚易燕。易輕視也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
易矣。不但不得趙地且授張陳以兵名自
趙王。不索地矣亦養卒爲御而歸。果與趙王載歸金中
不殺使者矣。人亦不敢復笑矣

林西仲曰趙王見囚於燕軍燕將志在分趙地前此十餘
輩求王任他如何措詞總不能移其意願養卒本非使者
且未奉張陳之命突至燕壁閒閒發問佯作局外之人痛
癢不關已自立個地步矣至叙及張陳屢次遣使之意在
於欲殺趙王乘機分趙自立使燕將知殺趙王亦不能得

趙地且冒不蹙之名。囚之何益。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晉執鄭伯。鄭立新君。秦獲晉侯。晉立太子。皆用此道得歸也。文之曲折遒勁。所不待言。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史記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去声其實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

盛賓客。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去声以其賢而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

謂勿頸交。豈顧問哉。謂勿頸交。不待回顧再問。而知其可信也。

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嚮者。相慕用之。誠後相信之反也。豈非以利哉。

利字是贊。中主腦。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二人皆讓國不肯為利者。故取以相形。二人之隙。由於問張歷陳澤之死。而陳餘怒解印綬。張耳不讓而佩之也。時客云天與不取之說。皆以利言。歷

耳不讓而佩之也。時客云天與不取之說。皆以利言。歷

後相滅必至之勢。龍門提出利字作眼。因推原其失責。其不相讓。故取讓國二人作斷。而班孟堅獨削去結尾三句。便覺無味。俗本反稱其勝。史記甚哉讀書體認之難也。西仲

魏豹彭越列傳贊

史記

魏豹彭越雖故賤

豹初亡命走楚。越初漁鉅野澤中。為羣盜。

然已席卷千里南面

稱孤。豹為魏王。越封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喋猶踐殺敵踐血而行也。豹下魏二

十餘城。越常擊破楚軍。名已著。

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

何哉。

漢擊楚敗。至滎陽。豹歸國。反韓信。虜豹傳詣滎陽。後為周苛所殺。越被大獄。告謀反。漢捕至。因之。雖囑赦為庶人。處蜀。呂后

自土殺之。

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惟至賤下林方受辱而不知媿

否則未有不

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

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

有身則不必得高位。皆可為以智略絕人。故也。雲蒸喻

衆之附。龍變喻身之與會。奏合也。度計度也。欲有所奏合其計度。即所謂雲蒸龍變是也。度字從智。略中來。楊升菴以其

度二字屬下句以故幽囚而不辭云冀留此身。以故二字讀更不成文法與上無異故三字相應
林西仲曰魏豹從漢擊楚歸國乃絕河津祇為漢王嫚罵
無禮不願復見耳未嘗反戈相向也彭越以徵兵故被讓
其將辱輒勸反不從帝已赦令處蜀呂后復令舍人告之
亦未嘗有不軌實跡也贊中止說懷畔逆之意則無反事
可知天下逐鹿高材捷足者得之彼胸詈腹詛之徒安得
逆揣其意而盡誅之豈非平情之論至於獨患無身四字
是千古豪傑意中事拏定此意反覆推斷不但悲之且壯
之矣文之淋漓曲折尺幅中亦有雲蒸龍變之致

說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

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御者猶言執事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

親猶親厚時齊趙皆叛楚彭越亦反梁地故以英布獨與楚親為怪。舉書中大意發端淮南王曰寡人

北鄉而臣事之執臣禮不但親厚而已隨何曰大王與項王

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揣其不當

臣事而臣項王伐齊擊田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矣王宜悉

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先鋒親身効力今乃發四千

人助楚此敵國相援之禮耳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臣事楚不過是

空名。破他夫漢王戰於彭城彭城楚都漢敗楚處項王未出齊也擊齊

古文析義

卷之七

六五

九江一

郭郭齊

未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代楚血戰有功終可以為
託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北
之地亦不過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破他欲託國大王提空名
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薄於人而冀人厚
項王擊齊徵兵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敗楚彭城
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謂讓名布布愈恐不
敢往隨何即將此二事提破中其所忌使知然而大王不肯
鄉楚無益已上言楚怨已成必不可託國
楚者以漢為弱也又揣其當背楚而不肯之私意上言以楚
而總發之筆法分外周匝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
約而殺義帝也負之謂以不義之名加於其身使之負荷也
盟約即入謂者王之約言名義不足服人

不得個真強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惟賴戰勝自漢王收諸侯還
守成臯滎陽有諸侯兵可守下蜀漢之粟有糧可支深溝壁壘分卒守徼
乘塞徼邊境乘登也塞阻阨也有險可憑楚人還兵間以梁
地項王自楚攻漢當經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
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過梁地不能楚兵至
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至漢地
加害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十一句言楚有危亡之使楚勝漢
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諸
恐楚以不義加已且以曾叛楚必不能免楚害母論故楚不
楚不能勝漢即勝漢反不利於楚強處正是弱也

如漢其勢易見也。

合上文強弱二字總斷之。

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

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

又繳上自託惑字應篇首怪字。已上細發楚漢強

弱之勢以明布

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

淮南原非楚敵。

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

項王必羈留與戰不能前向漢。

留數月。漢之取天

下可以萬全。

以無與爭之故。已上言漢欲布背楚之意亦不藉布十分用力。

臣請與大王

提劍而歸漢。

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

有也。

漢必加封於淮南之外以淮南自託於漢則不待言。已上誘以歸漢之利。

故漢王敬使使

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應首句作結。

林西仲曰：漢引五諸侯擊楚，被破彭城之後，自保於滎陽。

成臯間力常不能敵楚，因得彭越為漢游兵，絕楚糧於梁

地，所以相持不下。此蒯通所謂智勇俱困之時也。九江王

布、木楚將稱病不應楚召，兩端觀望，是其實情。雖知楚怨

已成，但不敢決計歸漢，隨何先論其事，楚無功不堪自託。

次衡楚漢強弱之勢，使知所歸。末以背楚不費全力歸漢

當得厚利二意，以為歡動語。語中歛，其中所云殺義帝一

節，雖出項王陰謀，即布所行實事。其意以為楚敗之後，布

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云諸侯自危懼而相救等語，雖

指叛楚者不能自安，然如布二心者，豈能自保其意以為

指叛楚者不能自安，然如布二心者，豈能自保其意以為

楚勝之後布亦不能享有淮南之國隱隱見得此時背楚歸漢事機毫髮不容再待也其行文纍纍如貫珠一氣呵成中却有許多曲折後此論功自謂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之說不信然哉

說韓信

蒯通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楚漢勝負所係欲為奇策而感動之

文所陳之策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

人何如叩其何術能中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此天定不易者憂喜在於容色

有憂有喜之事必先徵於容貌之間此隨時變移者成敗在於決斷此以人事為徵者

此何有在相術之外以此參之萬不失一合此三者而相術始精韓信曰

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少開待片頃信曰左右去矣通

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貴有限且多憂相君之背貴乃不

可言為天子雖就骨法容色上詳論曰面指北而於漢韓曰背指背漢言外又以人事決斷為主奇妙無比

有例

信曰何謂也疑面與背。胡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

號一呼陳吳之徒，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燦至風起還行

也。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惟恐不能除暴秦之禍，故人人樂應。今楚漢分

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

數。不料暴秦既亡，其害尤烈。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

威震天下。楚分爭，何嘗無勇。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

者三年於此矣。楚之勇困。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

險。漢分爭，何嘗無智。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

皐，遂走宛，棄之間。漢之智亦困。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總一夫銳

氣挫於險塞，兩邊微兵不已。而糧食竭於內府，兩邊徵餉不已。百姓罷極，怨

望容容無所倚，若兵若餉，求自容而無所依歸，皆不願有分爭之禍。以臣料之，其勢非

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非有智勇殊絕之人，勢不能定。禍亂以安天下，當

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所以為賢

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為天下息禍大計。

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不為漢亦不與楚。三分天下，鼎

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相持不決，自然不敢先為此一著。夫以足下之賢

聖，有甲兵之眾，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楚漢力所

不及處，因民之欲，厭兵。西鄉為百姓請命，以息禍安則天下風

古文新義 卷之七 六九 說韓二 邴邴齋

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人心歸順自然不待割大弱疆以立

諸侯西鄉空虛之地既服而楚漢之強大自創即以此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

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齊止取舊地自益懷諸侯之德深拱

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諸侯懷德自然無有戰爭終為此一着

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

之又諱其速斷所云也其不可言者此也已上乃感動韓信奇策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

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與自奉無異所以為厚吾聞之乘

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

人之事分應上三句所以為義吾豈可鄉利倍義乎不肯背漢蒯通曰足下

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先破一句始常山

王張成安君陳餘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壓陳澤

之事二人相怨秦王離圍張耳鉅鹿陳餘兵少不敢救耳使張壓陳澤讓餘餘以五千兵遣二人嘗秦軍

皆沒後聞解耳疑餘殺之遂解餘將即收其兵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

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

為天下笑耳從韓信殺陳餘此二人相與天下半驩也然而卒相

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人心因利而變今足不能必其始終

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非刎頸之交

而事多大於張壓陳澤疑爭之事甚多且大非僅壓陳澤之比故臣以為足下

古文所軍 卷之七 七十 說韓三 郁郁齋

必漢王之不危已亦難矣。故交原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

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種誅死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忠信本

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以忠信言之則

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

深慮之。上文引張耳陳餘已結過一筆此處雖似雙承二人

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犯王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不能盡

以法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一引兵

下井陘誅成安君狗趙二脅燕三定齊四南摧楚人之兵二

十萬東殺龍且五西鄉以報報知所以謂功無二於天下而

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

不信。有大功於漢斷無捨去之理歸漢漢人震恐。取忌此

足下將持是安歸乎。既無所歸安得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

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危字應上身危與篇首

必不見容於漢當自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不決

漢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所出向計者事之

機也。所由動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有錯因聽不失一

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既無錯便不

惑夫隨斷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

位變小者必遺大故知者決之斷也知之明在疑者事之害也則誤

事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應勵養智誠知之決不敢

行者百事之禍也應智者決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

致螫騏驎之踣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

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

言貴能行之知而不行大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

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言欲行即在此時過此願足下詳察

之已上因韓信有將念之言而不果行故以韓信猶豫不忍

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謝絕也

他不得矣

林西仲曰三分天下之策與終為漢王所禽等語前已經

武涉一一道破在淮陰以出於項王說客之口置之不察

此後遂難於進言矣蒯通託相衡做個起引其言三分天

下也以息天下之禍為詞且三分之後又可以專制海內

比武涉更高一著其言終為漢王所禽也以厚交不可恃

忠信不能保二意倒入功略之大必不見容於漢比武涉

更深一層末段請其速斷以事機間不容髮過此以往則

難於行此則武涉未曾道及也首段云願足下熟慮之中

段云願足下深慮之末段云願足下詳察之正恐其置之
不察把他專為淮陰一片熱腸當作說客機鋒一樣看待
耳細思當日事情淮陰若加詳察則漢之為漢尚未可知
觀其請為假王良平躡足附耳之說慮其變生英雄所見
大略相同蒯生可謂備中之佼佼矣宜淮陰臨刑有不用
其言之悔也文之變化排宕如神龍出沒不可狎視

淮陰侯列傳贊

史記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

補傳中所未及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廩地令其旁可置

萬家正驗其志異於眾處余視其母家良然淮陰人言假

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指將兵將將之對

等列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

食矣周召太公皆學道謙讓者贊鄒侯止云與閔天散宜

能在此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

宜乎口天下已集則非時遊之時可知日謀則無叛逆之

事可知夷滅二句以本朝所行不得不如此斷耳

淮陰侯贊一

耶耶齋

淮陰侯之死其反形未具止據其舍人之弟告變數語遂結而縛之未考慮實竟置誅夷人亦知其爲千古疑獄然未就其告變之語釋之無以知淮陰實無反事也當陳豨之過辭淮陰旣辟左右矣挈手步庭之語誰則聞之嗣豨客以不法事連豨又聞上召自疑而反與淮陰何涉卽云上討豨時淮陰稱病不從按淮陰在雒陽以上畏惡其能稱病不朝已久非自擊豨始也以此定其與豨通謀可乎至所云欲夜詐詔赦諸官徒奴以襲呂后太子之說其誣尤甚夫帝之自將討豨也豈不計

及雒陽爲根本重地而使呂后太子擁重兵以居守乎淮陰以稱病不朝之侯縱欲爲豨中應旣無兵權卽盡赦諸官奴爲數幾何且非所屬久練之衆安能驅令爲逆而可以濟事况詐詔之舉僅云與家臣定謀則尚在未發也何又云部署已定乎借令已定則事機成敗間不容髮也何又云使豨待報乎果爾則誅夷之日亦當分捕逆黨置法乃從令之部署不問也定謀之家臣亦不問也卽使至豨所之人亦不問也豈法可加於無辜之三族獨寬於共事之腹心無是理也是知舍人弟之

變乃呂后陰使之如告彭越故事因而文致其詞無
 疑矣大抵淮陰欲反當在王齊時至楚則已難矣况降
 封淮陰又未就國無奈漢高畏惡其能已非一日始奪
 其符於趙壁而易其將繼襲其軍於定陶而徙其封終
 縛其身於楚界而貶其爵畏惡不已必死之而後快故
 淮陰臨斬悔不聽蒯通之言以明其在齊不反後無及
 也高帝聞其死且喜且憐之亦知其無罪受戮為可憫
 也嗚呼丈夫患無才而淮陰竟以才死且冒不韙之名
 余讀史至此未嘗不為之廢書三歎

西仲

季布樂布列傳贊

史記

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勇不以羽而掩身履典軍塞旗

者數矣屢應作屢言屢次管軍事多正舉可謂壯士

死不肯下人故斷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朱家奴何其

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

故終為漢名將季布惠帝時為中郎將賢者誠重其死夫

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作其畫無理之至俚訓聊就季布不樂布哭彭越趣湯

如歸者就烹彼誠知所處死於其主不自重其死雖往古

古文所義

卷之七

七五季布樂布一

郁郁齋

烈士何以加哉。

凡兩人合傳大約其人相近。此獨把一箇重其死。一箇不重其死。作一起論斷。蓋有深意存焉。龍門被刑不死。與季布負材之意同。故以賢者重其死。處痛為洗發。末復言樂布知所處。方不重其死。意謂季布若因購而死。必不能如樂布得處死之道。終不免智窮罪極之誚。此泰山鴻毛之分。非怯死也。純是報任安書中大意。此特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耳。西州

酷吏傳序

史記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引証老氏稱上德不德。不德不有是以有

德。下德不失德。德可見也是以無德。四句出三法令滋章。

滋益章盜賊多有。二句出五十七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

明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二句是全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指秦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于不振。上下指官民相遁謂民巧避法律官當是之時。

吏治若救火揚沸。稍縱則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

快乎酷吏所以救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溺謂沈溺故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猶人句引證勝任下士聞道

大笑之出老子四十章引證道非虛言也又總斷孔漢

興破觚觚八角有稜者而為圓斲斲削也而為樸除夫秦崇崇

事網漏于吞舟之魚言其極疎而吏治蒸蒸也不至於姦

官不必巧黎民父也安民不必巧避法律由是觀之在

彼不在此彼指道德此指酷吏東川全力

道德不足以化民然後不得已而用酷吏但傳內鄧都

等十人皆漢臣也豈可直言漢德之衰故序中只兩引

游俠列傳序

史記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

稱於世云韓非之言本非定論奈今世學至如以術取宰

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國史固無可言

者世人以術巧取高位用博功名其品實在儒俠及若季

次原憲公哲哀字季次齊人原憲字子思魯人俱孔子弟

問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不肯以

功名當世亦笑之二儒本非以文亂法者故季次原憲終

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死

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世俗雖笑而名垂後世
亦可今游俠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其行雖不軌於正
義非儒之比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
之阨困九字作既已存亡死生矣亡者存之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功有立身二濟人三居且緩急
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
鼎俎伊尹名摯殷本紀作名阿衡伊尹欲于湯而無田乃
伊尹處士魯使人聘之傳說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
伊尹後從湯湯任以國政傳說臣於傳險大名曰說於是
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是時說為胥靡聚於傳
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

險姓之號

呂尚困於棘津

呂尚即姜子牙年七十著牛朝

日傳說

呂尚困於棘津

歌賣食盟津事出尉繚子按齊

世家呂尚東海上人其先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呂姓姜

氏尚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周西伯伯將出獵卜之

曰所獲非龍非豎非虎非羆霸王之輔西伯伯獵果遇尚于

渭之陽與語大說曰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

興子真是也吾太公望子久矣故注見管百里

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夷吾桎梏晏列傳百里

飯牛晉滅虞獲其大夫百里奚以媵秦穆姬百里奚亡秦

以國政號曰仲尼畏匡菜色病故曰菜色陳蔡此皆學

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

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承上言游俠所以是多者以

是太史公傳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

游俠本旨

古文

卷之七

游俠傳序二

郭郁齋

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
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
仁義存。三句出典非虛言也。游俠之有賴於世如彼。而世
利不知德義可貴耳。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
俗。與世浮沈。而取榮名哉。世俗所重。既在勢利。則凡拘泥
尚可以獵得美名。如上文以術取卿相。而立榮名者也。而布衣之徒。設取子然。諾上
言必信三句。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遠近稱之。謂其縱死亦不
讀一句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此就游俠之是非耳。九字作
委命。委託也。應上赴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此就
士之既困句

之濟人言世俗雖不知其立身之

誠使鄉曲之俠子季

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

二儒身任名

型俠豈

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功見就濟

就立身言。俠雖非儒之比。亦自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

近世延陵

吳季孟嘗

齊田

春申

楚黃

平原

趙公

信陵

魏公

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

其勢急也。

有藉於勢利而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

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

惟其難所

然儒墨皆排擯不

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因排擯不載。故致湮滅。傳止載漢朝人。故上文言古之俠靡得而聞。此復以余所聞言秦以前之俠湮滅不見。乃文字中撇開筆法。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孟、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應士以武犯禁句。用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一時字便爲俠出脫。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如此方是真俠。非豪暴之徒。可冒。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意字甚深。非世俗所知。世俗之所以不貴游俠。既爲儒墨排擯。龍門欲立傳。不得不用一番感慨。

一番贊歎。見當世不可少意。方有關係。篇中若不尋出脉絡。只見其抑了又揚。揚了又抑。紛如亂絲矣。俗解只知太史公下蠶室。恨無救解。借此抒憤。不知其當李陵收降之後。盛推其美。受刑不悔。純是一副俠腸。做出故於茲傳。尤惓惓不置也。篇首借儒相形。言韓子之譏儒。俠乃法家一偏之說耳。而學士遂稱之。彼當世之儒。不成儒。俠不成俠。徒以術取大位。獵功名者。更當譏誚。反以爲無可言。真世俗之見也。吾試就儒論之。如季次原憲。何嘗以文亂法。只因其不苟合。不能以術取卿相。亦

不免當世之笑。然其後世之名，卒不可沒。則當世譏儒者，不為定論矣。譏俠者，豈即為定論哉？夫俠雖不敢與儒比，但觀其處已，及其及人，其居功皆當世所不可無者。蓋以緩急人所時有，從古已然。亂世為甚也。若論世俗之見，重利輕義，伯夷且不能與跖躋爭名，拘學豈堪與浮沈競重獨，是以布衣之徒，處已不隨世趨，赴士又堪委命，繼處已非人所知，而赴士業為人所許。苟如是，是亦不免矣。如能以季次原憲生持名教之功，紆紆而沒之，何者？存不為俠，彼有甚難焉。作也無奈，需墨排擠，以致前此浮沒而漢頭者，人雖有又格於世俗之見，此諸豪業之徒，豈知豪業所為，皆俠之所覲乎？通篇大意如此，文有嘻笑怒罵之意，然快哉矣。西仲評註。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

先代賢人

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以

子引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以年數計之，宜有能紹明

起。

世接大道昌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

正釐治也，際理道所

聚會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點出六經，已上言道統五百

年一傳自惟適當其時，不得不任表章之責，明明

上大

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

春秋紀事之書，其義在筆削，與他經不同，故單

提史記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

仲

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

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害如陳蔡之圍，壅如尼谿書祖之阻。

孔子知言之不

古文

卷之七

太史公自序一

郭郭齋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王事即王道。言作春秋之由。
又借董生語。方不杜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空言如他經。空以言垂訓也。行事即春秋中所載。行過事跡。當褒當貶。尤使人明白易曉。今人所慣用。入八股。詭以傳訛。可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不決曰猶豫。善善惡惡。賢
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人事即上文行
事明是非。是數句之綱。所以謂之達王事。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以天道為人事之準。變化出乎其中。禮經紀人倫。故長

於行。

以五倫為六行之品節。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帝王事蹟。所以為法制禁

令。

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

上之志。物諷諭。所以

達。

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

因和而樂。發為聲音。

春秋辨是非。故長於

治。

褒貶通於賞罰。分言六經之體。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

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道猶引導。言六經之用。分撥亂

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二句用公羊傳語。春秋所書皆亂世之事。辨是非以明義。撥亂反正。

莫切近於此。不比五經統言治亂而已也。近

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所該甚廣。春秋之中。弑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

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所挈甚微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

里一失即遠而至於亂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

漸久矣亂未即亂由微而著○兩引易詞以明本不可失撥亂反正者所當知也故有國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承臣弑君

辨是非之本故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

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承失之毫釐二句為人君父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申生端日管侯之類為人

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知不

經權所致如趙盾弑君許世子弑父之類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破之

空言而不敢辭總上文有國與人臣本非欲為不善只因不明其義故陷於惡名而不能脫其言不

可不知春秋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君不君則犯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下

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又就被人空言人不敢辭

處明春秋撥亂反正之實禮緣義起故並言禮義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四句用賈

語明春秋撥亂反正一斷諸禮義當一王之法乃治人之

義而單言禮已上言春秋有益於世道孔子所以作之之意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

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即達今夫子上遇明天子。有明下得守職。得任萬事既具。

咸各序其宜。一王自夫子所論欲以何明。何待垂空文。

亂世聚史記不當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應其是而辨

非之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隆尚

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五經皆作於治世

說起此處有意無意間帶出許多聖人來。不但應上六春

秋采善聚惡。章也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春秋亦非全刺譏亂世而作。漢興以來。至明天子。帝武獲

符瑞。至雍獲封禪。封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禪泰畋正

朔。仍以建寅易服色。色尚受命於穆清。受天命清澤流罔

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傳夷夏之言者曰譯俗謂請來獻

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正

萬事既具之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

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正以上遇明天子且余嘗掌其官

世為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

也。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正以下得守職余所謂述故事。整

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總上文言

古文
卷之七
命史公自序四
形邪齋

此不得以春秋作於亂世為比。答他欲以何明句言史記與春秋不同為自己迴護。於是論次其

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詳後報任安書幽於縲紲乃喟然

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受腐刑。

又與孔子言之不退而深維曰夫詩書。句隱憂窮約之士。言隱憂窮約之士。

而必著詩書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孫子膾腍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匹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註詳報任安書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以所

為欲遂其志之恩。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春秋

獲麟史記亦以麟止隱隱謂身毀不用後雖欲不比春秋

之作又不可得矣。已上借窮愁著書明史記之作實繼

春秋有不能讓者

此龍門自叙其作史記之意也。史記乃紀事之書事不

能無得失紀之者即不能無褒譏較之六經中與春秋

之旨為尤近如本紀世家列傳書表該載事實所謂按

也即春秋據事直書也其前論後贊所謂斷也即春秋

義在筆削也班范以後諸家作史皆以是為體式在習

俗以為固然而不知子長實起於創即謂之繼春秋可

矣。諸家作史，不過成一代之書。而子長則溯自黃帝、陶唐，採輯數千年以來軼事，凡五經所載罔不博綜。故起手總提六經，以紹述自任。所謂言有大而非誇者也。漢踵秦火之後，雖除挾書之律，所購頗多殘缺。一時其君若臣，不明禮義之旨，三代治人之道，故借壺遂一問，發孔子作春秋之意，因舉五經伴說，而側重春秋之有關世教。其意謂史記之作，所以明禮義之旨，三代治人之道，有關世教，非苟然而已。然春秋爲撥亂反正而作，以史記爲比，未免有傷時忌，故不得不分言作述，自明其

所以異。及受腐刑以後，若論窮愁著書，原與孔子言不用道不行無別。又不得不以終於麟止。比春秋之絕筆，獲麟自示其所以同矣。不卽不離間曲折吞吐，脈絡甚明。世人不解其旨，祇見文勢縱橫浩瀚，輒興望洋之歎。圖圖熟讀，猶矮人觀場，隨聲贊賞而已。殊可嗤也。

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

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何則士

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已者容。引古言有知己者然後不虛所自勉若僕大質

已虧缺矣。大質雖才懷隨和隨侯珠去行若由夷。伯夷終不

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黜汚也世無知者雖欲

益反損耳已上答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從武又迫賤

事相見日淺卒卒也。急遽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

能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安爲吳太子事

便常就刑季冬刑日也僕又薄從上雍。薄迫也又迫從天恐卒然不

可爲諱。難言其死故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懣

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書未答若少卿

極言所以關然久不報。前不幸勿爲過。已上叙報書僕聞之脩

身者智之符也。已處愛施者仁之端也。及取子者義之表也

人之恥辱者勇之決也。處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

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提出全人之行

不足比數之意細玩五者不世恥辱立名二語爲下

文然死著書伏脉自古地未即李陵爲人自守奇士得入

死乃臨財廉取子義等語亦與脩故禍莫憊於欲利能贖

罪最悲莫痛於傷心。以忠爲行莫醜於辱先業行莫醜焉

詎莫大於宮刑陷割勢之極刑恥莫大焉詎恥也宮刑
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接上昔衛靈公
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令商
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說商君曰今君之見秦王也
也寒心懼其禍必至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
表蓋字絲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自古而恥之非所以為
曰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同載中材之人有關於宮監莫不傷氣氣猶短而況於慷慨之
士乎知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
哉刑餘之人不足與士君子之列毋論不能薦士即士
亦恥受刑餘之薦也
亦恥受刑餘之薦也

大盡情罵殺筆有鋒刃僕賴先人緒業緒餘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
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
結明主是德第一等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
穴之士能是第二等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
率旗之功別是一等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
為宗族交遊光寵自是下等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
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平日原無自嚮者僕亦嘗廁下大
夫之列則列也太史令陪奉外廷末議外廷朝不以此
時引綱維盡思慮如恨如悔雖當可言今已虧形為掃除
文
卷之七
八九報少卿書三
郁齋

之。隸。在。闕。茸。闕茸，猥也。之中。與奄侍。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輕朝廷，顯得朝廷乏人羞當世之士，致人以官豎傷氣。其應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言本以無能上文。形之後不但無可建白。即欲建白亦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有所不敢。已上答推賢進士之語。以下叙受刑本末。僕少負不羈之才。不羈，不適用且字轉入有九。僕少負不羈之才。時用長無鄉曲之譽。不由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言先人太史舊職周衛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一心於史職。不暇脩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王上。

初意本如此。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自叙盡心史職其意以向如此。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自叙盡心史職其意以向欲引綱維盡思慮無奈事。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為素有大謬如下文所云耳。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則救為陵遊說可知。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以身從事曰徇。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平。信之。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不當面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媒酒醉也。藥麴也。謂釀成其禍也。僕誠私心痛之。一事之失可恕。乃為文俗吏苛責令人何。

等不且李陵此下言李陵之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

之地足歷王庭匈奴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

單于匈奴號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陵軍士少殺匈奴虜

救死扶傷不給旃匈奴同裘之君長咸震怖匈奴所服乃悉徵其

左右賢王左賢王右賢王並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

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積積也然

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淚入口目飲

更張空拳拳弩弓也陵時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又就陵

深入難為力處故張空弓陵未沒時使有來報陵麾下騎陳

少擊衆之功不宜理沒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步樂報陵戰

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倚陵為重也全軀保妻後數

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

知所出以失陵為恐也全軀保妻子之臣見僕竊不自料

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恒悼誠欲效其款款忠實之愚原為

起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

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匈奴敗降彼觀猶觀其意且欲得

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表

也於天下矣絕甘分少舊註自絕言甘而與衆人分之共

以歸以當其破敗之罪所摧敗謂破匈奴兵也此九句乃

文止用此指二。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其便適會召問。卽
宗何等省力。以此指上段意。推言陵之功。欲以廣開導主上之意。卽上
恒悼。塞眚眦之辭。眚眦。指目相視貌。未能盡明明主不曉
之意。塞眚眦之辭。遷意。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李廣利以
女弟李夫人有寵。上侯之。欲其有功。遣征匈奴。合陵爲助。
兵及陵與軍。干遇而貳師功少。聞遷言。以遷不欲貳師成
功。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獄。治獄官。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拳拳。忠謹
爲誣上。卒從吏議。宮刑。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法可以金
無金。可以自贖。回思。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
前此亡室家之業。何益。回思。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
回思前此絕賓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伍。對。深幽囚圜
客之知何益。

之中。固國。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
乎。推言陵功。何嘗非推賢進士。乃取禍。李陵既生降。顏其
家聲。而僕又何之。蠶室。但次也。養蠶之室。溫而密。腐刑也。
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謂委。爲俗人言也。
又總數句。結上兩段。言李陵之降。與已之禍。皆有隱衷。不
能見諱於俗。應上本末未易明句。已上因少卿推賢進
士。之教。自叙推賢進士之得禍。所謂舒憤懣。以曉
左右者。此也。下乃專叙已所以不自引決之意。僕之先
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論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間。遷父爲太史掌知天文。固主上所戲弄。倡
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不爲天子所重。假令僕伏法受誅。
故爲流俗所輕。

自引 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
 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
 所自樹立使然也以所處之位卑賤死不足爲重輕人固有一死死或重
 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承上起下生出太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義理顏色其次不辱辭
 令言辭教令此不辱之序根其次詘體受辱長跪其次易
 服受辱易服著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關木枷械也索
 其次剃毛髮嬰金鐵受辱剃毛髮髡也嬰繞其次毀肌
 也其次其次斷肢體受辱斷則最下腐刑極矣官刑腐臭故曰腐刑
 此受辱之序根篇

實刑何來

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

士可殺而不可辱有辱則自殺
不致加刑節字伏下引節句

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

在檻穽之中。

櫪圈也穿地爲坑曰窋

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猶至此喻言辱也

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

議不用對定計於鮮也

鮮明

士之勸節如此

圖
今

交手足

受才勞。身用。應受。校
寺。見。缺。定。則。真。倉。也。

箠突也

國於園牆之中。

獄也。

當此之
而可者

責威約之勢也。及以。

至也

言不辱者所謂

頤耳息

勳。疆。曷。者。

足貴乎

以上

叙且西伯。

文伯

也。拘於羑里。

美人里

本字

斯相去声

也。秦始具於五刑。先行墨劓剕宮而後。淮陰王也。受械於

陳。韓信為楚王。人有告信欲反。高祖用陳平謀。偽遊雲夢

陰。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彭越梁王高祖誅陳稀

侯。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彭越梁王高祖誅陳稀

之。囚於洛陽。張敖弑父耳。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室。絳侯周勃誅諸呂。立孝文。權盛於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關三木。魏其侯竇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絳

也。季布為朱家鉗奴。布為楚將。數窘漢王。楚滅高祖。購求

之。魯朱家灌夫受辱於居室。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

買之為奴。灌夫受辱於居室。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穎

乃繫於田蚡所居之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

國及罪至罔加。罔猶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

休安在其不辱也。況凡人。王侯將相與上文文史星曆

下位。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以士

於。與古人受辱。不自引決。合而言之。則勇怯強弱原

定。實由形勢。驅逼而成。一聽於人之自處耳。古有是言

不。其夫人不能見。裁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

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

此也。承上言人不能慎法度於平日。及陷於罪。然後以引

亦以士節當勉。勵於平日。不致犯刑。非謂犯刑後當

先引決之說。則死不死。又不足為勇怯強弱之斷也。夫人

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

繩墨

有所不得已也。然定計於鮮所以必死者其情本今僕不

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言父母昆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於妻子何如哉。言何足顧也。且勇者不必死節怯

夫慕義何處不勉焉。義理所在有當死不當死。僕雖怯懦欲

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應上

義理。且夫臧獲奴曰臧。婢曰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

以忠為誣。若論義理所激。不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

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

後世也。已上言受辱被刑而不死。不為父母妻子實為著書垂後起見。古者富貴而名

鑒滅不可勝紀。唯個儻之人稱焉。個儻卓異也。蓋文王

拘而演周易。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之於羑。仲尼尼

而作春秋。孔子見於陳。蔡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屈原為楚懷

人夫議之。被放逐乃作離騷。左丘失明。警厥有國語。著左傳。孫子贖脚

兵法脩列。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自以為能不及臏。乃

膝蓋骨人因呼為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秦始皇遷呂不韋

孫臏世傳其兵法。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韓之公子也。入秦為李斯所殺。

紀名呂氏春秋。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倒

難十餘萬言。此入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指拘厄放逐遷囚者。故述往事

思來者。述往古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勸戒也。三句總承上八句說此廣引被辱著書之人以發作史之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獨復引左氏孫子者以其廢疾與已同以自比其處困著書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黃下至于茲武漢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忍一時之辱而垂萬世之名立志誠卓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藏於山者備亡失也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傳之同志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回應前文關鎖緊密

已上言史記成可以傳後補償被刑之辱且負下未易居敗名之下不可處也下流多

謗議下流至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污

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

耳是以賜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

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為閭閻之臣

寧得自引也此承上文難為俗人言句來言雖有著書垂後之榮但論流俗狂惑之見其辱猶存既不能遠引藏

其狂惑此承上文難為俗人言句來言雖有著書垂後之榮但論流俗狂惑之見其辱猶存既不能遠引藏

身不得不依違其中實無可如何之勢也。已上答書中用流俗人之言句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也。諺乎仍顧推賢賢也。美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死日無流俗人與處自有定論此番之死則重於泰山矣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李陵素有祖風其敗降也實因孤軍無救觀其置酒別蘇武之時有庶幾曹柯之說則其心尚未忘漢也。史遷所謂欲得其當以報於漢等語洵非無因。奈武帝當日以李夫人之寵欲貳師立功匈奴以貴之使陵為助陵

敗而帝食不甘味聽朝不怡者無非恐單于專嚮貳師致其失利耳。史遷盛推陵功或為上起見或為陵起見姑置勿論總與貳師無涉也。乃指為誣罔坐其沮軍置之腐刑自是千古冤獄。是書反覆數千百言其叙受刑處只點出僕沮貳師四字是非自見所謂舒憤懣以曉左右者此也。結穴在受辱不死著書自見上通篇淋漓悲壯如泣如訴自始至終似一氣呵成蓋緣胸中積憤不能自遏故借少卿推賢進士之語做箇題目耳。讀者逐段細繹如見其慷慨激烈鬚眉欲動班掾譏其不能

以智自全猶是流俗之見也夫

不抗自強。立於小。雖雖賢士。女。諸。列。國。服。曰。耳。豈。香。

